



狂夫之言  
全續

二

1管4
515
51

十四





門不增 4  
515  
51

狂夫之言二卷



華亭陳繼儒者

李樵王體元

校

校

國家之患莫大于内批二字無論他朝即如韓  
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敞敞曰惟有用  
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敞曰御筆批出是也  
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  
又內批以其黨劉八八今屬深甫為御史由是劉  
三傑李沐等率連以

狂夫之言

卷三

一



批罷朱熹矣十二月

批罷彭龜年矣一日

史彌遠入對請誅楊楊氏素怨侂胄因  
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  
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  
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柙以韓侂胄與蘇師旦  
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  
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  
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夫侂胄以內批斥逐

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吾  
朝凡官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  
院叅覆然後奉行此祖宗立法之最妙者  
雖然却憂一事田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于此  
以告之憂國者

自古帝王多矣夫子獨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  
歟然則舜果一無所爲者乎曰非也舜之工夫  
全在夫受堯禪時父頑母嚚却要任父母上做



工夫象傲却要在兄弟上做工夫家人睽起干  
婦人却要狂二女上做工夫以至耕稼陶漁迅  
雷風雨無非是做工夫處做得如此有爲法才  
好到無爲而治的境界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之一字正列子御風之  
御着不得一毫人力此極可狀無爲之旨也不  
然藉口無爲深居高拱如秦二世以天下托之  
趙高李斯唐玄宗以天下托之楊國忠李林甫

治乎亂乎孟子曰人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余曰人有有爲也而後可以無爲

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場凡  
花臉淨丑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得  
無類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  
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詞  
立其誠此語甚有味

韓柳作志傳皆不輕與人卽歐陽永叔撰尹師



魯墓志銘及叙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書載集中鑿二不少假借蓋皆有古人之風至于今以多爲貴甚則文字短簡子孫有祈請增益者尤爲可咲漢司徒霸遣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子陵子陵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以牀牘杖與子道削書之子陵曰喻數語乎子道曰書何太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易之睽卦曰睽小事吉夫既睽矣何吉之有蓋別嫌明微皆主于睽微者從小事殆也故吉卦上巽下坎曰渙坎險也六三渙其躬無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二氏之放身失命儒者之見危授命易之所謂渙其躬乎

范文正父子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奇節以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



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  
人故常爲大理丞而貧不能塋母文正父子見  
之自然傾舟相助此何足以爲范公重如曼卿  
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  
纓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塋盡數與之况范公  
父子耶况曼卿又爲公東吳故舊耶歐陽爲文  
正作墓志銘爲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  
事蓋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公秉燭達

且未嘗見正史使有之乃舉爲一生大節此  
非知雲長者

孝經閨門一章由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爲二  
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  
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  
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削之  
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  
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内外之防與復仇之



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為主漢高帝爲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許多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演爲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做出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

武文章也今人喜怒哀樂不特不中節且肯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

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藉臣名藉鄭君嘗爲項藉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藉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却是露出本色也我太祖方元主殂問至群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



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太祖常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  
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  
爵議者謂漢高與太祖畧相類余請無論他  
事卽以前二事竝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 太  
祖來

孔明取劉璋子瞻非之不知璋之父子蓋漢賊  
也璋父爲劉焉劉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

未卽行蓋扶私謂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  
有天子氣劉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黃巾殺縣  
竹令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劉焉家故  
劉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  
漢使劉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托他  
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及天下諸  
侯共誅董卓保州自守略不出兵劉焉意漸盛



狂夫之言 卷三  
造作乘輿車具千乘荆州牧劉表表上劉焉有  
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劉焉劉璋以車  
獻帝爲奉車都尉在京師劉焉託疾召劉璋劉  
璋自表省劉焉焉遂留璋不還未幾劉焉被天  
火燒城車具蕩盡則天之厭劉焉久矣劉焉歿  
劉璋立收三輔流人數萬家爲東州兵聞曹操  
征荆州已定漢中遣陰溥致敬於曹操操加劉  
璋振威將軍又遣張肅送更兵三百人及雜御

物于曹操其父子未嘗有一毫乃心于漢室也  
宗室之中自懷異圖先主欲伸大義于天下舍  
劉焉父子將誰往哉况先主不取則益州必爲  
曹操所得曹得之必不能如先主盡歸其財物  
于劉璋也孔明在草廬時看得劉焉原是漢室  
罪人而劉璋方歸誠于操如虎加翼剪除劉璋  
亦是斷曹操狡兔一窟若使關中與巴蜀相連  
老瞞驍雄如何可制



在夫之言 卷三  
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  
胸中着一好名之心如許由陳仲子相似許由  
洗耳巢父引牛去之仲子咽李孟氏以蜩譏之  
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拙去名根則富貴貧  
賤境界上方才得力成名則去仁矣是君子之  
所惡也夫

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聖人  
乎此不見一法之聖人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識法者懼之聖人也前  
聖人是李廣飲羽石虎之箭也後聖人是養由  
基百步穿楊之箭也其實有兩箇聖人也  
夜間與客飲茶客問曰事君事親同乎余曰不  
同陸績懷橘奉母便謂之孝子丁晉公獻大龍  
團茶蔡君謨獻小龍團茶歐陽公驚曰君謨士  
人也何至作此事錢惟演獻洛下牡丹東坡詩  
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推此則



御天之言 卷三 九  
事君事親必有分矣客曰此論殆爲近來獻納  
與鑛稅發也余不答  
謝鐸云我 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  
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  
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  
御最久五申明 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  
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公  
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於朝臣

竝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  
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  
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  
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  
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  
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  
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  
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



行天之言 卷三  
今挾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叙予思之更有十  
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  
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爲將天子自爲  
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  
推內廷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  
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卽宮坊寮采不立博望  
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荆  
剗闢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

卽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歿八也京師有  
熱審省直有減刑非大古典不輕赦九也宋制  
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  
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  
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蔭子入監祗綺  
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上歷尚可量  
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歿登屋極挑鼠穴而  
求其人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痛倉卒何暇升



屋而號又如三日殮六月腐尸何忍坐視又如  
不祔壑爲不忍先歿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  
孫昭穆地氣若吉何得更求別壤天子墳高三  
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橙  
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墳無貴  
賤皆松栢矣何能獨栽楊柳又如婦三月而後  
廟見先儒云未三月尙在可出之條則三月後  
雖有大過不可出乎又如婦未廟見而歿則以

妻禮葬之夫生爲婦歿爲妾禮乎又如年一巡  
狩後宮六軍扈蹕而從供應騷然狡逆竊發卽  
以舜之德不能返蒼梧之駕秦之威不能還沙  
丘之尸則後世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  
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  
布者何嘗中暑又如周禮季春之月會男女奔  
者不禁是教民淫也冬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  
取之無禁是教民盜也又如寡婦不夜哭哀至



則哭何晝夜之有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  
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

唐文皇以蘭亭賜歐虞褚薛摹之四公無一筆  
似蘭亭者而結法自合蓋縱肖亦是右軍以後  
第二人耳李于鱗摹古樂府至更其句法以為  
不被古人所困然讀其且水垓下二歌其果與  
荆卿項王情境合否余嘗謂刻畫古人是後生  
第一病武陵樵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

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古之得道者火焚其軀目睛牙齒熾然不壞煙  
氣所肅都成舍利余今蛀齒蒜髮衰相已現張  
天覺云皆于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顧微  
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東坡云  
無罪而得謗未老而先病此之謂也言念及此  
不覺涕汗俱下  
凡聲何以近則聞遠則不聞乎蓋聲塵遠近于



聞性中聞性無遠近也譬之像影遠近于鏡光  
中鏡光無遠近也吾身聚散于吾性中吾性無  
聚散也此之謂定非求定也本不動故  
魯昭二十五年甲申夏有瞿谷來巢注謂此鳥  
穴居以來巢為異而此為本不穴居也瞿谷即  
今牛豕鵲以夏月孕子奪其鵲巢乃群小凌高  
大此李孫不臣昭公去國之兆故自夏月書來  
即于當年九月書自公孫于齊明年公居于鄆又

明年公至自齊復于鄆又明年公次于乾侯  
自是不歸逾三十有二年竟歿其地此為昭公  
之地明矣魯地舊無此鳥故以來巢為異非謂  
其去穴也列子云瞿谷不逾濟狐逾汶則歿地  
氣然也如洛陽本無杜鵑宋時始至河水本無  
鼃石勒時始有佛圖澄以為桓溫入河之地即  
此類也余聞之于蜀僧湛然云  
詩文只要单刀直入最忌懸密周緻密則神為



狗迫踈則天真爛熳史記之佳處在踈漢書之  
不如史記在密元畫踈宋畫密氣韻生歎皆判  
于此

唐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奏亂河朔加裴度鎮  
州行營招討使時元楨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  
恐裴度復當國因經置軍爭數持梗不使有功  
裴度上書暴元楨過惡以爲陛下欲掃蕩幽鎮  
先宜肅清朝廷河朔患小桀闡患大臣自兵興

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本書詔多有舛差  
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  
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  
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  
三上上雖不悅以裴度大臣不得已罷魏弘簡  
元楨近職俄擢元楨與裴度俱宰相爾時白樂  
天交元裴間相與倡和詩皆載集中若使過高  
之論樂天宜親晉公而踈微之然樂天與微之



始終無間言生則觴咏不絕歿則爲微之作墓  
志贊嘆不絕略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  
失其爲親故者無夫其爲故道固爾也若在今  
日不以爲趨炎附熱于生前則以爲匿瑕含垢  
于歿後將樂天猜作何等人矣古今人不相及  
如此夫春日讀元白長慶二集因感而記之不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  
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

不字當矣

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  
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  
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  
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纍纍乎  
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  
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  
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  
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



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  
一時之耳目卽後之老于周官者日以井田爲  
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卽儒者猥云寓  
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于輿氏之故聞而暢公  
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  
孫而杜奸詭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  
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于毒民  
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

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  
暴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窮所謂合  
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  
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  
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  
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  
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  
于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于周官田獵之制方



夫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  
皆私百畝自宓叢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  
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  
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  
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  
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  
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  
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

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  
日引月長于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  
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  
獸因獸以代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  
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  
止于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  
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于富且強者甚巧而  
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



潤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  
失職也質明什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  
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懼傷馬  
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  
馬候啼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晝戰也選  
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  
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  
成不獻以示不戮勿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

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  
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  
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當  
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  
賊奸詭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  
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  
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  
之血搏獸之革以俵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縱獻豳于公  
至于公田則思君獻豳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  
公歿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干室而不容不  
披髮于鬪隣或構仇于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  
匐于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一  
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歿不出于其鄉歲時則相  
藉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  
歿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况溝洫川

漕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  
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而受田  
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  
廬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  
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  
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  
趨于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  
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



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  
技良無營堡斥埃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  
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爲營陣揭鋤  
挺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  
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  
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  
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  
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芥田奕局也田

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  
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  
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府于  
郎兵于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于驪山之下  
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世殊必舉三代之法  
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  
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  
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



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時以後諸君子哉子  
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  
掩之况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即當時但稱師  
尚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  
深于藏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  
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  
古今兵法之祖也

馮瀛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即

訓子則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  
量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  
者事

庾開府詩云對君俗人眼真與理當無呂文靖  
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窓向水開不用  
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予山中閉門時  
嘗以庾之詩謝客客來時嘗以呂之詩自慰  
狂夫之言卷三終



續狂夫之言卷三

續狂夫之言四卷

華亭陳繼儒著 檇李屠中孚校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  
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  
一味清淨清淨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悅也易  
革卦後受之以鼎鼎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  
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漢秦之交  
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

續狂夫之言四卷



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蓋公但云治道  
貴清淨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齊治代蕭何入  
相治漢漢治卽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  
子言不悅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圈  
擊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間灼見天下已定儒者  
之多事不如黃老之清淨賈生少年上書如建  
明堂如改服色如削諸侯如伐匈奴等類却當  
良止之時而欲紛紛爲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

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說  
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  
皆祖其餘說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而遇漸  
卦蓋至此方漸漸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漢之元  
氣幾耗大半況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  
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專重火候早則過嫩  
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鼎鉉調元手  
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



續文獻通考卷四  
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  
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道失進言之序都一  
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敎自家修須有先後緩  
急若一齊拆下雜然並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  
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  
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曾次終是鬧  
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趨  
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

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良其輔言有序悔亡  
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極中賈誼之病余笑曰如  
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  
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  
正與蕭何用曹叅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  
答尉陀書相反

武王遷頑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鮮朝鮮遼海  
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



諸夷不與同中國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國十  
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  
爲諸侯獨箕子却忍置之海外其隄防疑慮可  
知也武王虛已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  
歟箕子不忍言紂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  
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爲宗室  
懿親問則泣謝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  
乎或曰夫子稱殷有三仁何也余曰箕子旣已

佯狂受辱則洪範豈佯狂之人所能撰乎蓋此  
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  
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爲仁  
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  
有三人如此其是是非非具眼者自能辨之嗟  
乎余于此蓋有三恨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  
從而立紂此一恨也武王旣殺紂何不立微子  
以存商此二恨也微子不可則武庚未聞失德



續行舟之言四卷  
四  
也不立武庚而自爲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于中國以爲頑民倡耶先輩云洪範疑從河洛翻弄出來卽五行五事之類啓後世卜筮支離穿鑿之門戶且洪範與丹書並稱今箕子洪範獨著而太公之丹書不列于尚書是皆可疑也宋陸務觀云傳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三十二字外吾不知其他矣此言大駭人適

與門人講三仁章姑志于此又思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朝鮮之封武周思患甚遠本朝洪武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亦是此意理陳友諒之子昇明玉珍之子也初二侯賜第都下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矣於是徙之高麗



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  
高麗者卽箕子所封朝鮮也

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  
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于南北兩戒北戒負  
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  
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  
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  
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

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旣先占第  
一形勢以爲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  
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  
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  
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  
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  
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  
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



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  
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  
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却  
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惟  
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  
鎬為首洛邑為腹青齊為尾而周公曉暢天下  
地脉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脉  
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

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  
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  
固見地脉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  
片王侯大地變作賢聖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  
何以有此漢書云闕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  
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  
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分枝壁  
脉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真至人也故曰周公之



才之美或曰太王之遷岐也詩云周原膺膺董  
亦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云旣溥旣長旣  
景迺罔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太王相地如此武  
王之都鎬也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  
之武王成之武王相地又如此周公風水自是  
家傳言及不覺噴飯一笑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半  
立藏拙之門戶旣爲男子忍與艸木俱灰露盡

英雄迺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  
系以贊越大夫范少伯蠡贊云勁吳死殘越生  
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  
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周處士魯仲連  
贊云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  
雲烟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韓義士張  
子房良贊云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  
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



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唐鄴侯李長源泌  
贊云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  
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  
長源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  
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  
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駢之以  
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

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  
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  
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  
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  
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  
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于離父母  
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  
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



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  
淨之人人授廩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  
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  
以淡泊之人人誦誦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  
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  
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囂則清  
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  
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刈鬚以

別之旣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  
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得  
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  
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  
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  
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闢他不去卽自  
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  
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



善巧方便主于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  
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  
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  
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  
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于  
僧魚相忘于水藏僧于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  
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  
法不用而又何藉于佛法三代以後井田樹畜

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  
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間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  
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  
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  
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  
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  
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  
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



續雅言卷四  
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為主則不惟不敢為我敵而反為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為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

竺之教判然各為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殼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為刑東方以笞殺為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為度東方日



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  
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  
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  
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  
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  
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于盛世然  
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道求活于佛氏是亦君  
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  
人爲楚舞噦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  
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  
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秦坑  
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  
曰秦王蜂隼鷲鷹豺豸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  
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  
避秦諸宋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



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梟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胷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鎡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汜上

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况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龍準沛公駟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



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旣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

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讐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讐在君讐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圜公爲秦博士避



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  
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圈  
公角里先生姓字圈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  
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夫抵高祖以亭長起家  
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  
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  
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

余嘗同一名杓雪公同登杭州六和塔觀錢塘

潮雪公云文章之氣得如此潮足矣余曰文章  
固貴養氣然須有首尾而氣不衰乃是全文卽  
如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  
强弩數百以射潮頭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  
成隄岸秦始皇王氣壓一世鞭石流血由雲夢九  
疑浮江過丹陽至錢塘錢塘水波惡不敢渡乃  
轉西北二十里從峽中上會稽後竟崩于沙丘  
同一錢塘也錢武肅以偏霸之主射潮潮退秦



始王以併吞六國之威蹶躄四顧而不敢渡者何也蓋錢武肅初霸一日興一日生氣也秦始皇垂崩一日衰一日死氣也文章有首無尾者皆此類卽以此看人貴賤壽夭恐亦不錯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襲天自秦創西時有白帝之說浸淫爲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爲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

又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由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強爲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青帝夏爲赤帝秋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



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卽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此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兌坎離而以帝字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鷓山未之考也

尚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款之便及纂修正史之時



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闊。丹鉛總錄雙槐歲抄亦嘗言及之矣。春日課兒山房偶談前事戲題一絕示之花滿春山酒滿觚。一編長對老潛夫。兒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客星者一曰周伯一曰老子一曰王蓬絮一曰國皇一曰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

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出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



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大水人饑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卽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光武時大史奏客星犯帝坐蓋不祥之言也光武解剥群疑咲以子陵同臥當之其巧如此而讀史者遂以子陵上千象緯其亦未考天官書耳然光武下賢一節儘可反咎爲祥雖指客星爲德星可也

王元美先生以重陽母忌不登高往乙酉閏九月招余飲弇園縹緲樓酒間座客有以東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嘗叙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爲我式而時爲我用意嘗不肯下之余時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先生云還是高帝潤



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臥光武得天下後却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同臥較似輸光武一着公更大笑進三四觥扶掖下樓憶此時光景頗覺清狂如此前輩了不可得左而無氣壯思意嘗不肯下之未報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恠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復惟求宋史之微意宋自太祖幽州

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鴈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然不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



金狄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群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爲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爲廣此黃巢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蓋徽宗之崇尚道教得之真宗也

真宗之崇尚天書得之契丹也故曰知風之自可悞哉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鈞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



而况莊子哉莊子注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竝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竝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

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笑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韋編郎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聘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其爲老



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  
郭子玄輩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傳主簿當權  
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  
竊自向子期郭不足而向故不足傳歟先是  
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于舊註外振起  
竒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李子玄自註二  
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爲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  
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

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  
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  
之仍名郭註者以此愛余謂可學道令讀許值

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輒能坐臥赤日中  
年來懶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即敞堂匡池高

狂夫之言四卷

狂夫之言四卷



續狂夫之言五卷

華亭陳繼儒著 檇李項利侯校

余二十年前聞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卽大暑輒能坐臥赤日中年來嬾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卽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暎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



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閒澡浴之樂而但增穢  
雜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輦  
轂之下每年奉旨熟審其餘兩直十三省未有  
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疏奏請定爲永  
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司寇議之部寺牒撫按  
撫按牒郡縣擇其未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  
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洒掃囹圄洗  
滌枷杻以廣正卷

聖天子好生之仁暑月中聽民務農無得濫受  
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吊取監簿查考囚數  
多寡以爲治然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  
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  
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爲之廷尉  
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爲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  
爲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  
方之甘露也推而至于兩直各省在在皆然則



普天之甘露也至于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  
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爲可憐更得仁人君子  
憐而并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熟審之例  
則一冬一夏兩沾 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  
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于刑死于  
兵死于歲曾與包烈明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  
卷爲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之  
曰種德錄以藏于家

吾友盛伯靈問余曰國朝成平添增一二萬兵  
兵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  
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  
某將兵幾十萬某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  
許多兵兵旣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  
可曉余曰凡下碁只要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  
在收復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旣弛巨寇蠶  
起呼集惡少以爲兵剽奪城邑以爲餉其中實



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寵而用之盜之兵卽我  
兵也盜之餉卽我餉也故猿狙可使馴虎象可  
使戰烏菟野葛可使起沉疴而代良藥况凡有  
血氣者乎吾常查宗澤傳宗澤平湖東賊王善  
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  
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  
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筭宗公得  
兵一百三萬查韓世忠傳世忠平緇青李復

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  
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緇青閩廣河南之  
賊侵掠息矣共筭韓公得兵十萬查岳飛傳岳  
飛平武陵賊孔彥丹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  
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  
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十萬餘  
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筭岳公得兵  
二十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不暇悉數



人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橫矣此輩善招諭之則爲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爲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鈔劫村墟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出砦江海間盜賊盜賊旣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

陷陣所向無前此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操復生其間今人但知韓岳諸公之善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先手平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



危不可輕詔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  
去邪正之間間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觀  
察此輩耳

唐人中余極愛鄴侯李泌每讀泌傳其子繁以  
冤死爲之痛恨李繁爲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  
爲患繁有機畧捕殺之舒元興與繁素隙反坐  
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  
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嗟乎痛哉泌之

勲勞載在史書不具論論其不甚著者如方保  
韓滉一事關係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天  
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城覘賊  
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  
求不獲意閔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  
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于城外採蕪菁根而進  
之當時只有糧餉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轉  
渭又獻縑十萬疋請以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



陷汴州韓滉又遣將戩勁卒萬人破走寧陵賊  
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滉又運米餽之  
船置千弩以相警賊不得剽後以修繕石頭城  
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辨之曰滉公忠清儉自  
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十五州盜賊不  
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  
謂陛下將爲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  
臣忠薦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德宗云外議洵

洵章奏如麻卿勿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  
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  
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  
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  
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  
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并爲卿累耳泌退遂  
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德宗謂泌曰卿上章已留  
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



臣之上章爲朝廷非爲身也今天下旱蝗關中  
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  
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歸覲以解其自疑  
之心使滉速運糧儲以救朝廷德宗云善朕深  
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  
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臯至潤州  
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糞米百萬斛聽臯  
留五日卽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

出撻之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游  
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  
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游諸道將  
爭入貢矣此是乙丑閏月事也其後二年春正  
月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道德宗憂之甚會  
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  
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  
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



六軍軍士皆呼萬歲卽此時德宗若無韓滉便無江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陝不惟安頓六軍且又保全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矣無論李泌如韓臯歸省韓滉五日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糧船臨江韓滉顧謂衆曰天子蒙塵臣下之耻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泌百口保滉反覆千言不疑不懼此一段光

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李繁獄中作家傳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嗟乎泌歷事三朝再造唐室骨肉未寒一子賜死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門生故吏爲鄴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比時周曾一部將耳以死李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當降一等曾無後以五十戶封其兄之子以五十封其女憲宗時季錡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廷議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



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詔許之以鄴  
侯之勛勞又在李國貞周曾之上雖其子大無  
道尚當十世宥之况捕劇盜而罪以濫殺賜死  
乎上不得比周曾下不得比李錡反賊繁之死  
也吾不恨舒元輿恨曩時鄴侯故人安在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  
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  
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

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  
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擊迄無定論伐左  
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病其言  
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祖者也其有仿周  
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  
傳分彙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  
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  
而非丘明而左氏几誦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



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  
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  
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  
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  
縱橫家書摠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  
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  
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以文

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

明而攻者

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

氏爲晚出

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  
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  
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  
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  
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  
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



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  
非特劉歆楊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辦之乎非晚  
也夫左氏旣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  
史例較合况文章興艷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  
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蠶之上筮董直之斷獄平  
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  
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  
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旣以  
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  
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  
可喜也

宣和畫譜中載童貫善畫其畧云貫父湜雅好  
藏畫一時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慤輩往  
往資給于家貫侍父獨得其妙處或見筆墨在  
傍則弄翰遊戲瀟洒自然若宿習而非求合也  
自古之用兵者如諸葛孔明亦能画故八陣圖



之形勢見于分布粲然可觀如馬援聚米爲山  
川亦有畫意豈非方寸明于規畫不期乎能耶  
貫于此亦然貫策功湟鄯西鄙間拔城馘醜不  
見運動之迹而能寬惠慈厚人率歸心號爲著  
脚赦書蓋言其所至推恕有恩厚以及物也今  
貫歷官任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領樞密院事  
陝西河東等路宣撫使封涇國公御府所藏畫  
凡四據畫譜所載如此度爾  
木伏誅也其

後靖康戊寅金人叛盟都城洶洶日中有赤氣  
隨日出梟童貫首于都市然則武侯伏波安在  
哉書畫一小事握筆者如此形容諛諛則宋之  
文章士習可知矣是日旣誅童貫卽賜尹焞爲  
和靖處士尤可謂不急之務宋之亡不亦宜乎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  
獨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  
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



行夫之言五卷  
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  
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  
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  
宣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 異興  
信公主降裴垕後降裴穎三降楊敷寧國公主  
降鄭異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一  
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  
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書曰合巹

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  
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晷思相歡也婚合  
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  
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  
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  
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  
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大平公主  
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



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王帶  
折上巾具粉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  
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  
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  
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  
公主嘗自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大  
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  
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

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思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  
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壽春如萬安  
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  
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  
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  
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  
城觀焉是當時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始改平縣  
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



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迴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怵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婚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稱

妾李其可笑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曌猖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之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按焉

考唐制舉科載正史者凡八十有餘世以唐爲詞賦取士可笑也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殫文律科岳牧舉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科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



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  
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  
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  
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科手筆  
俊拔起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倫  
屠鈞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第科  
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邊科臯  
澤自舉科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

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師科文詞秀逸科風雅  
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  
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博通文典達于  
教心科諳洞韜畧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正直  
可稱堪任縣令科孝悌力田聞于鄉閭科博通  
墳典達于禮教科詳明正術可以理人科才識  
廉茂明于體用科達于吏理可以從政科軍謀



宏遠材任將相科博通典故達于教化科詳明  
吏禮達于教化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軍謀  
宏遠堪任將帥科揚升庵云胡子厚與深論詩  
曰人有恒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  
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才與  
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  
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  
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

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  
題詩也升庵之言其亦未考乎唐之科額乎藁  
石林云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  
蓋唐之進士不過明經進士兩漢士也石林亦  
如此論皆未考之故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  
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二百五篇耳  
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



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  
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  
恙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  
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  
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  
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  
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  
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

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  
之問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  
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  
子柳不賦擗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  
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  
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  
則旣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幽詩也今以爲  
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



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  
蓋祖於周禮之幽雅函頌而設也一函詩如此  
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  
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  
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  
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  
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拊繫小序不遺力又一  
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必歸之

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  
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  
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說厥旨大戾六經  
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  
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  
其齟口者育師儉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  
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  
况陰陽禮樂草木魚虫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



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盞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歛汰繁冗而裹出之

小群渙大群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順而已是爲序

英宗土木之變于忠肅公曰吾國失一君復立一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仗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



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  
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  
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什宋公宋公  
什執走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  
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又再見藺相如廉頗傳傳  
云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  
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  
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  
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且傳又契丹犯邊從幸  
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且馳還  
權留守事且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且曰  
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  
皇太子這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時徽



欽之禍一味報仇而虜亦得挾二帝以爲重增  
金割地稱姪稱臣而究竟無補于亡只是不曾  
讀得此書耳且英宗南還使郟王能如日夷公  
子之遜國便成一篇好文字而士大夫無有一  
言及此者惜哉



雖三十日三十日不數頃諸立太子燕王  
至貴與王趙曰王不愛燕王會與之  
不亦不誠耶且卦也燕王遂行時之新



